

外交老兵的回憶：

# 新疆噩夢（上）

## ——十萬人頭索命

●丁慰慈（資深外交官·大學教授）

### 西北屏藩廣大領土

新疆自古即為我國西北屏藩之地，約佔全國領土面積的六分之一，與中原唇齒相依，東接甘肅、青海二省，東北接蒙古，南接西藏，西及西北界蘇聯，西南界阿富汗和印度。新疆是三面環山，西據帕米爾高原的蔥嶺，南連西藏高原的崑崙山脈，東北接蒙古高原的阿爾泰山脈，有名的天山山脈，由西曳東，將全省隔開為二邊。天山以南，稱為南路，以北稱為北路。中部低平的塔里木盆地，在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稱為塔里木盆地，在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的，稱為準噶爾盆地。全省地勢平均高度，在大約五百至一千公尺之間。天山山脈最高峰的托木爾，海拔七千四百三十九公尺。吐魯番小盆地，最低處竟在海平面二百八十公尺以下，為新疆最熱地區，盛產葡萄及瓜果。

### 神秘湖澤三大支水

新疆的沙漠，每當風起沙揚，有時高達三三百公尺，浩瀚渺茫，猶如大海中的波濤湧激。戈

壁為顆粒較大的石礫，茫無邊際，草木不生，飛鳥不過，人煙絕跡。新疆省在南北二路，均有一些神秘的湖澤。新疆之水，分三大支。在南疆者，以塔里木河為綱，在北疆者，以伊犁河為綱；在科布多和塔城之間者，為額爾齊斯河。新疆的氣候，往往隨區域而有異。南疆的喀什及和闐二區，近於熱帶，北路的阿山區近寒帶，中路的迪化伊犁二區卻近於溫帶。各地的風雪雨露，各不相同，在科學未發達的過去，新疆的地理本身，即具莫大的神秘性，令人嚮往。

### 購回伊犁開始建省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九八年），準、回二部相繼內附，清廷設都統，立將軍參贊大臣、同知總督等官以統治之。

同治年間洪楊兵事時，阿古柏帕夏（Yakobey）作亂，盡略天山南北各地，俄人曾乘隙佔領伊犁。時左宗棠督師隴右，上書清廷謂：

「伊犁既失，阿古柏又據喀什噶爾，有日蹙百里之勢，後患何堪設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三月，詔以左宗棠為西征欽差大臣，次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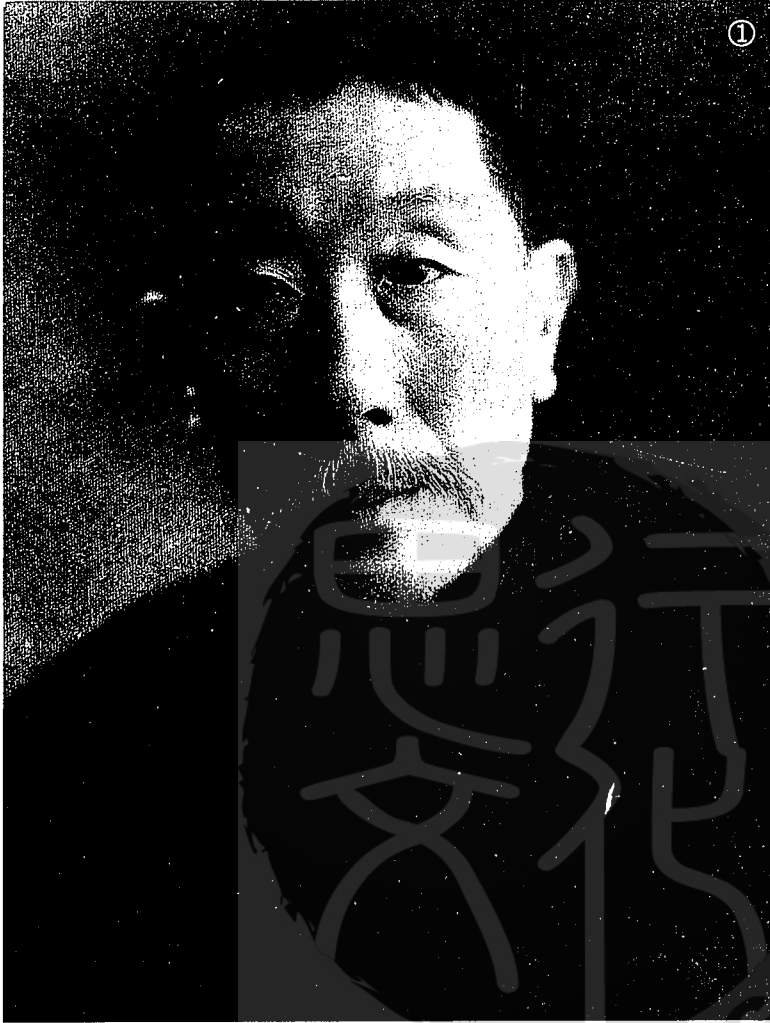
月（一八七五年，即光緒元年）大軍由蘭州飭劉錦棠統率湘軍，譚鍾麟督餉，出星星峽向哈密推進。軍事進行順利，光緒三年三月，阿古柏帕夏仰藥自殺。當時英國，猶不知帕夏之死，妄為帕夏說項，建議清廷喀什噶爾，使之立國。當時新疆叛亂，在英俄虎視眈眈之下，終幸於短促的四年內解決。

左宗棠上書：「為新疆久安長治之策，紆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合己者。」左宗棠入京時，關於新疆建省，竟成為朝議的中心，新疆軍務督辦劉錦棠，接連提出二種具體方案，朝廷遂依左宗棠、譚鍾麟、劉錦棠前後四種方案，終於光緒八年詔准新疆建行省，而伊犁於先一年（即光緒七年二月）經曾紀澤使俄艱苦交涉，最後以俄幣九百萬自俄人手中收回。

新疆地處中亞細亞，各民族來往交流頻繁，夙有「人種陳列所」之稱。新省當局號稱十四民族，並為易於記憶起見，編為七言兩句，即

漢維哈吉錫索滿  
蒙回塔塔塔馬歸

亦即是漢族、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



①金樹人民國十七年七月以新疆省民政廳長平亂有功，被擁為省主席，在動亂中製造動亂，於廿二年四月十二日下台。

②右起：朱紹良、盛世才及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吳忠信、梁寒操在迪化機場留影。



錫伯、索倫、滿族、蒙古、回族、塔塔爾、塔吉克、塔蘭其、烏孜別克、歸化族。

以上十四族，除漢族外，錫伯、索倫只是滿州統治時代綠營駐軍的稱號。其次，維吾爾、吉爾吉斯、哈薩克、塔塔爾（韃靼）、烏孜別克和塔蘭其六族都信奉回教，語言都屬於突厥語系。塔蘭其則只是維吾爾之務農者。塔吉克信回教，但屬波斯語系。歸化族就是白俄，人數也最少。其中『回族』，又名東干，一般謂係『說漢語之信奉回教者』。但筆者曾訪問一東干家庭，見其家人隆鼻深目，且不會說漢語，因此說東干即漢回之說，殊不可信。

民國三十三年新疆人口統計約為四百萬人，其中維吾爾與塔蘭其即占約三百二十萬人，漢族占約二十三萬人，哈薩克占約四十四萬人，餘族之總和，不過占約二十萬人左右。

我在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服務的時間，是從三十年到三十三年，為使本文的歷史背景，有較為清楚的交代，勢須從民國紀元開始加以輪廓的敘述。那就是民國元年至十七年——楊增新時代。十七年到二十二年——金樹仁時代。二十二年到三十三年——盛世才時代。

## 書生當政別出奇招

楊增新，雲南人，鼎革事起，（一九一二）適任鎮迪道道尹兼提法使。由於巡撫袁大化無法支撐鼎革變局，倉卒離任，並電請以楊氏為都督兼布政使。時值維新派活動，伊犁獨立，哈密事變，哥老會滋擾，白俄軍敗退越界等。當此鄰

邦革命，我舉國洶湧之危局，楊氏一介書生，竟能安然渡過，使新疆由分裂而統一，保境安民，實為難能可貴。

楊氏用政治技巧安撫叛亂，局面定後便不再用恐怖手段，但在關鍵時亦不辭以快刀斬亂麻方式在指顧間剪除異己，以下便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楊增新對袁世凱頗為崇拜，而雲南的蔡鐸反對袁氏帝制自為。適有一同鄉馬某由雲南來，欲以同鄉之誼說服楊氏反對帝制，楊氏左右重要幕僚夏鼎、李寅均頗同情。但計畫由一位已被革職的副官謝某向楊告密。楊立即面斥其造謠生事，命左右綁出大門外鎗決。並召集左右幕僚，謂有人挑撥離間，惟我已置之於法，請大家勿輕信謠言。

陰曆正月十四日，楊氏以元宵佳節名義，遍約在職滇人同鄉宴集。宴會前，楊已對親信衛兵密授機宜。是日，客人次第入席，楊坐主位。酒數巡，楊離位，復入時隨一衛兵，衛兵手刀於背，楊至副官處長夏鼎背後，手指其頭，說「殺夏鼎」衛兵應聲揮刀，夏首已落，血濺鄰座，人皆股慄。楊說，「不干大家事，請照樣喝酒」。楊歸座陪飲，須臾楊復出，再引衛兵入，至砲兵營長李寅後，說「殺李寅」，刀起，李抱頭而奔，至二堂東夾道，李不支倒地，遂就地斬訖。席間人驚心動魄。楊增新乃從容宣布夏、李罪狀，仍照常飲食。楊氏之陰鷲及決斷能力，由此一故事可見一斑。

這是楊增新的作風，即以此懾服僚屬，鎮壓邊民。也是新疆統治者的傳統作風。

十七年七月七日，楊增新出席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典禮午宴時，被部屬樊耀南刺死。樊係黎元洪總統所推薦者，因抵新省數年來迄無較適當之位置，故憤而出此下策。樊亦當日被楊左右格殺。

在楊氏任內，攸關民國國脈者莫如白俄軍之逃遁。從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開始，駐塔城俄領事即曾照會我國塔城道，請准許俄軍假道塔城和伊犁轉俄。我方雖嚴詞拒絕，但延至民國八年夏（一九一九），帝俄之潰軍約二萬餘人，連同隨軍逃亡部落，越境至我承化（阿爾泰），劫掠滋擾。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春，赤俄軍已開始對潰軍追擊。楊增新鑒於我方無力防守，唯有會同紅軍，兩面包抄進擊。此案雖已取得雙方同意，不過共黨狼子野心，對於白俄軍，只加以追趕而不圖加以消滅，頗有利用敗軍，侵占我國土之模樣。經楊氏派員嚴重交涉，蘇軍始認真追擊，消滅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向外蒙方面逃逸。至於留在新疆省內地之殘軍，仍有二萬餘人，楊增新極力肯定須按照國際公法，予以繳械。繳械後一部分歸化中國稱歸化族，白俄統兵官則由新省保安人員誘其服麻醉品成習慣後，予以遣送返俄。至於南疆一帶，潰逃至中國之白俄軍人數較少，由於楊氏事前有週密之部署，在疏附（喀什噶爾）一帶，均一一獲順利解決。

赤俄白俄在我國境內相鬥，英帝國主義亦圖釀造事端。但由於楊氏因應得宜，始得以保境安民。楊增新秉民族大義，循國際法，其誠見與應變之能力，令人欽佩，對國家最有貢獻。

楊氏在變亂中喪生，民政廳長金樹仁以平亂有功，被擁為主席。金才智遠不如楊，而圖大權獨攬，於是人心大失。處理哈密回王王位繼承不當，圖改土歸流，引起暴亂，如火燎原，全省騷動。其時年方十九歲之悍將馬仲英受英國人慫恿作亂，彼時正在甘、青、寧一帶失勢，新疆省叛首和加尼牙孜遂出奇計，引仲英出關相助，大局遂一發不可收拾。到民國二十一年七月，省方派盛世才為東路剿匪總指揮。至此時為止，即民國十七年七月至二十一年七月，省內分成若干勢力集團，金氏政權遂逐步走向崩潰邊緣。

就對蘇外交而言，楊增新時代，對於蘇維埃政權萌芽之初，白俄軍隊越界潰逃處理得宜，未生事端情形，備如上述。蘇維埃政權成立之第二年，莫斯科即派使節阿若爾甯到新疆，聲明沙皇時代舊約一概廢除，要求通商，訂立協定。省長楊增新得中央政府授權，一九二〇年，訂立「伊犁局通商條款」，一九二四年再度議定增訂，確定蘇聯在迪化設總領事，在伊犁、塔城、承化（阿爾泰）及喀什噶爾設領事館。我方則在斜米、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圖及齋桑五城市對等設立，亦即我外交部所稱的新邊五館。但是蘇聯設領是以侵略為目的，我國雖設第五館，其功能與蘇方的所作所為，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 對俄外交節節後退

莫斯科對新疆省的野心，以修建包圍我新省的「土西鐵路」為最明顯。這條鐵路，是從西伯利亞大鐵道的斜米帕拉丁斯克這一站開始向西南

經哈薩克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過吉爾吉斯共和國首都佛隆茲接烏孜別克共和國首都塔斯干鐵路站通莫斯科。路線與我國界平行，將承化（阿爾泰）、塔城和伊犁均在鐵路線的控制範圍內。蘇聯對華政策，繼承自沙皇以來的傳統，土西鐵路著眼點就在對於新疆的軍事調動，土西鐵路的另一目標，就是阿富汗。

土西鐵路固然是蘇聯的軍事部署，而其政治陰謀更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上述一九二四年的蘇聯駐新五領館，除採取物資外，實為特務機構，如前述一九二八年哈密的暴亂就由蘇領接濟鎗械。而另一方面，則迫使新主席金樹仁私自和蘇方訂立新蘇協定，即「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協定的內容，是五口通商，亦即上述的迪化、伊犁、塔城、承化（阿爾泰）及喀什。蘇聯通商政策，其本旨就是從事赤化、滲透和煽動的工作，因此蘇方便對上述協定將城市（五口）擴大解釋為五個行政管轄區，於是新省絕大部分都將包括在其活動範圍以內，而另一方面又暗示金樹仁要疏遠中央，今後一切會由蘇方全力支持。

### 私訂非法通商協定

金氏迫於當時的亂局，與蘇聯私下訂立新蘇臨時通商協定。由於此協定事先未報告中央，事後也未獲中央批准，完全是金氏以地方行政首長的身分與外國私訂的非法協定。他也感覺到蘇方的著著進逼，其最後目的乃是吞食新疆，心中不免悔恨交迫，乃在條文執行的解釋上對蘇方採取拖延政策，以圖日後的補救。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新省各軍方派系勢力關係破裂，發生軍事政變，金樹仁被迫下臺，他繞道由西北利亞鐵路回國到達南京。國民政府因金樹仁以地方行政首長地位，與外國私訂條約，下令將金氏扣押。我駐蘇大使顏惠慶博士，於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蘇聯外交部東方司長索取「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俄文本，同時電請我外交部指示機宜。蘇聯外交部方面，對上述非法協定，既未否認，亦未答覆顏大使，使俄我方要求將協定俄文本交給我國大使館。

上述之「四月十二日」，是新省政局的一個重大轉捩點，由於有這一天的變局，蘇聯軍隊、特務組織，科技人員，乃得以大量湧入新疆。

### 一支東北軍救迪化

新疆自民國元年至十七年，楊增新主政，是在動亂中求安定時期。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二年，金樹仁主政，是在動亂中製造動亂時期。二十一年冬後，南疆北疆交通隔絕，不只是回漢之間互為仇讎，政府部隊長亦各擁山頭，甚至於白俄都被組成所謂歸化軍。其間盛世才被派為東路剿匪總指揮，是政局急轉直下的起點。

盛世才是遼寧人，曾留學日本，北伐時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其後被推薦到新疆任參謀長。二十一年七月，任東路剿匪總指揮，但戰役中並未取得勝利。二十二年三月，盛節節敗退，甚至於戰火已迫近首府迪化。此時，恰巧抗日軍東北義勇軍蘇炳文部隊第一批由西伯利亞大鐵道轉入新省，正值首府迪化岌岌可危之際，驚為天

兵下降，於是迪化之圍頓解。這一支想像不到的部隊，竟然拯救了這個邊疆危城於沉沒的邊緣。不過省主席金樹仁種種措置失當，結果部屬終於在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推翻了。盛世才聯絡東北軍旅長鄭潤成向金氏殘餘勢力攻擊，逼使金樹仁假道西伯利亞鐵道反國。「四月十二日」，因此在新疆成爲一個重要的日子。

政變結果，推劉文龍爲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六月十日，中央政府派黃慕松爲宣慰使，省府集會，並請黃氏報中央改督辦制，這便是盛世才稱爲「新疆省邊防督辦」的由來。八月十六日，中央派外交部兼司法行政部部長羅文幹來新，爲劉文龍、盛世才分別就任省主席和督辦的監誓人。

在法律的形式上已初步安定的政府，各地的警耗仍變本加厲。此時，中央政府所派的新疆省外交特派員吳靄宸氏已返南京回部辦事。盛世才爲穩定政權，乃飭省派的外交處長陳德立、航空隊長姚雄赴蘇聯請求援兵並商貸款事宜。陳、姚到莫斯科，並曾謁見我駐蘇顏惠慶大使請介紹蘇方予以協助。二十二年五月二日大使館曾電報我南京外交部，但新疆與蘇方密洽之內容，大使館及外交部均不知悉。省府對中央報告，含糊其詞，不得要領。

(上) 夢 疆 疆 新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二十三日，我駐蘇大使館照會蘇聯外交部（外交人民委員會）查詢，蘇方藉詞推諉。繼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我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聲明，任何機關與外國商訂之法律文件，均須國民政府同意。七月

十六日，李溶、盛世才聯名電呈中央，請求對該合同予以同意，但未附雙方所簽訂之原件。七月二十八日我駐蘇大使館致蘇聯外交部節略，請其將蘇方與新疆省政府之間貸款與物資償還情形，清楚列舉項目。七月二十八日，顏惠慶大使又面告蘇聯外交部東方司司長，據答不甚詳悉。八月二日，東方司長面顏大使陳述，貸款事經新疆省政府之請求，已通告鮑格洛夫大使轉達我國外交部徐謀次長。八月二十九，徐次長約見鮑格洛夫大使詳談，鮑稱已面告蔣委員長，經得其同意等語。由於與事實不符，延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我駐蘇大使以節略致蘇聯外交部，要求蘇聯政府在國民政府未核准該合同以前，請勿簽字，否則無效等語。九月五日，東方司長見顏大使時稱，該合同尚未成立。

由上述經過種種情形，可知國民政府對所謂五百萬金盧布貸款合同之重視，以及帝國主義勾結地方政權圖分裂我國土之用心。

合同後在商討蘇軍入境過程中，莫斯科派塔斯干外交特派員阿普列索夫爲駐迪化總領事。據了解，盛世才對蘇聯經口頭允許於亂事平定後，新疆實行共產主義，新省重大事宜須諮商蘇領或取得其同意。

關於盛世才「建議蘇聯政府，速於新疆境內實施共產主義，並依次及於甘陝」一事，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中曾予提及，而於同月九日由蘇聯駐華大使將該函副本呈蔣委員長。

盛世才一向向蘇聯輸誠，一面將參加上述「

四一二」政變之主要人物一一加以剪除，包括蘇炳文部將救新疆於水火的鄭潤成師長以及赴蘇談判的陳德立、姚雄在內。其後省主席劉文龍亦被盛世才監禁，另由李溶任主席，合加尼牙孜任副主席，至於行政督察專員、廳長等職位，盛世才經常隨時撤換，隨時監禁。其目的在除心頭之患。同時亦對宣慰使黃慕松加以恫嚇，使他不敢過問新省政事。

紅軍入侵恐怖統治

蘇軍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冬由阿爾泰入新，次年（一九三四）六月軍事平息，從此蘇軍即常川駐紮在我國甘肅。新疆交界重鎮之哈密，即一般所稱之紅八團。

省內戰亂在蘇軍入新後次第平息，其進一步爲盛世才與新近履任之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普列索夫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簽訂五百萬金盧布貸款合同，新疆同意所有重要部隊、重要機關聘用蘇聯顧問及技術人員指導，同意逐年清除各方面有反蘇意識人士，藉各種口實製造所謂「陰謀暴動案」不斷興起大獄，網羅株連，剷除社會菁英，造成恐怖空氣。由新成立之蘇式「政治監察局」策畫執行，由「格別烏」代表王立祥、王壽成（俞秀松）及俄人波哥丁指揮，而與莫斯科逕取聯繫。衆多冤獄中例如與盛同鄉由盛特別歡迎請到新疆相助者如留日同學宋念慈、程東伯、徐伯達、郎道衡、王立士等，在任重要職務後又再被捕。後後被捕，數年後釋出，再任重要職務後又再被捕。盛世才仿效史大林，玩弄權術泯滅人性，諸

如此類，不勝縷述。盛為鞏固莫斯科對彼之信心，即以其胞妹嫁與王壽成（即俞秀松）。

盛世才為掩人耳目計，駐哈密之紅八團係佩帶國軍青天白日帽徽，中國由甘肅省出關進入新疆省之各色人等，經關卡時概由此類俄軍檢驗放行。例如新疆省與內地河北、河南、陝西、甘肅、寧夏等省交通最重要的且是惟一的「新綏（綏遠）汽車公司」，在二十五年其新省負責人王靜兒被扣押後，公司亦告關閉。

## 盛世才與十萬人頭

在克里姆林宮政治意識指導下，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四月盛世才宣布八項宣言為政治綱領，相繼又先後提出「九項新任務」，三大政策，五大政策，最後定為「六大政策」自稱新疆為六大政策集團。

六大政策即所謂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根據六大政策，懸掛六星旗（蘇聯為五星旗），以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列。盛世才每天在報刊及其他宣傳品上，均加尊號為「英明偉大領袖」，各機關學校住戶，均有尺寸不同之偉大領袖玉照，偶亦有列寧、史大林肖像並列。蘇聯國慶，新疆省日報以全版歌頌，登載史大林鉅幅相片。最令人不可思議者，即二月二十三日之紅軍節，莫斯科均照常辦公，但盛世才卻通令全省放假。配合「六大政策」，新疆全省擴大慶祝所謂「四一二革命紀念日」。成立反帝會，各地機構成立分會，相當於政黨組織。「四一二革命紀念日」與蘇聯十一月七日國慶之時，史

大林與盛世才，相互電報祝賀。

每逢全省性質的慶典或群眾性的大會舉行時，都是蔣中正、毛澤東和盛世才三人並列為主席團。稱為中國三大領袖。會場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六星旗同時飄揚。平時，雖然在戶外公共建築物也都飄揚著國旗，但最具諷刺意味的，更同時令人驚心動魄的，則是全省各重要通衢，都漆有經常性的巨型標語「永遠保持新疆為中國領土」，看了這幅觸目的標語，不禁會使人從反面想，好像新疆就會從中國人手中滑出去的樣子。

被羅織入獄的，最早期除了與在新省地位與盛相埒者先後被處死，以及迭興大獄受株連者之外，也常有在地方有頭有臉的人士，被盛世才藉開會為名，一網打盡。因此有盛世才「治新十年，十萬人頭」之語，均非過甚之詞。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時，據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三日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曾提到盛力主無條件援張，並準備公開宣言新省支持張學良，而為蘇聯政府嚴斥予以阻止等語。盛世才附和雙十二事件，在當時為哈密行政專員的堯樂博士上蔣委員長書中也曾有報告。另七月三日函又稱，「蘇聯政府仍本過去一貫之理由，堅決反對。」此項莫洛托夫函件副本，一如上文所述，曾於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九日，由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呈遞蔣委員長。正當蘇聯積極向新疆滲透之際，德、義、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反共公約，我國對日侵略略之全面抗戰亦於次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展

開。莫斯科對德、日東西兩方面之威脅，備極焦慮，因而中蘇雙方緊張關係，亦告緩和，蘇聯開始對我直接軍事援助。一則以減輕日本對遠東之壓力，二則藉機在戰場獲取作戰經驗。因此新疆省對中央政府之聯繫亦告加強。

我國海道被日寇封鎖，新疆為通俄要道，舉凡我政府向蘇訂購之作戰物質、軍火，除坦克大炮由海道運香港外，飛機、汽車及有關器材，均由蘇聯政府派人自俄境阿拉木圖經新省之伊寧、迪化、哈密轉往甘肅。由於有關運輸工作，蘇聯駕駛員及志願軍（飛行員）之招待，飛機場及公路保養以及採購、收發等，是繁重工作，因而在新省成立了「中央運輸委員會」，簡稱「中運會」。僅以一九三七年最後一季計算，就有飛機六十五架（驅逐、轟炸各半）汽車六百五十三輛入境，人員達一千五百人。其所支款額，均由新疆省政府墊付，中央撥還。

上述「中運會」之合法運輸，其後由於援我物資漸少，弊端則相對增多。進入新省之車隊，動輒五六十輛，其運入者，多為蘇聯駐華單位所用之物資，夾雜宣傳馬列思想之中文刊物。其輸出者，則為「蘇新貿易公司」所購之新省土產，至於中蘇兩國之交換物資，僅極少數。交換物資，即償還蘇聯軍援之物資。

俞秀松與王明、陳紹禹等人，就是在中共井岡山時期與延安時期的中共國際派。共產黨的哲學，認為只有鬥爭才能進步，因此不僅國際派由莫斯科返國不能立足，而國際派之間，彼此勾心鬥角，也是很自然的規律。

盛世才向莫斯科在赤化工作上求助，一九三五年六月，史大林便派出一批國際派的人員到新，其中有俞秀松（化名王壽成）。俞除在新疆的任務外，便是以迪化為中間站，作為莫斯科與延安雙方面的物資運送和情報聯繫的中間人。

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盛世才自然要充分利用，除「公事」外，就是聘他作家庭教師，教他的胞妹盛世同的數理課程。這種學業與愛情的交流進展，完全符合盛世才的預謀，一九三六年夏，俞秀松和盛世同的婚事，就在史大林的批准下於一九三六年夏完成。如此，盛世才與第三國際的關係，真所謂「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親」了。

所謂「共產思想」就是個人的無限權力，與集團既得利益的維護，盛世才自然不能例外。由於盛的岳父邱宗濬，在伊犁屯墾使任上，草菅人命，公開掠奪人民財產，盜竊政府庫存，民怨沸騰，已至無人不知境地。俞秀松一介書生，雖盲信馬列，但還未染上官僚習氣而堅持主張將其撤職查辦。盛雖在無法加以庇蔭之下，忍痛將邱調省，但舅舅之間卻結下了不可解的冤仇。除此之外，盛世才一方面獨霸，自稱「六大政策集團」和「英明偉大領袖」等，亦為俞秀松這個國際主義者所不齒。

此時，全蘇聯為清算列寧時代派系，正墮入史無前例的恐怖時代。史大林傾全力發起大規模運動，動員全球傳播機構，製造所謂「托派」（即托洛斯基派）一詞。此一詞的恐怖性有如今日的愛滋病。盛世才便以毒攻毒，將計就計，縱然

是莫斯科所派出來的人，到新疆後凡過分不洽於他的心者，以及對他的政權有潛在性威脅的，也以「托派」的名義遣返莫斯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盛世才也用同樣的手法，將他的妹夫俞秀松逮捕，次年六月二十五日，押解蘇聯。此一籠中鳥，再經康生、王明、李立三、陳紹禹等的相鬥，就在這樣不明不白中死掉。

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因其兄利用她為迎合第三國際政治路線之工具，決心與盛世才斷絕來往，並改從母姓，更名為安志潔。

盛世才自稱，一九三八年赴莫斯科曾正式加入共產黨，亦即渠執政後之第五年。但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盛蘇即簽訂所謂五百萬金盧布貸款合同，隨即公開標榜親蘇政策，將史大林那一套恐怖主義的結構照單全收。照「格柏烏」模式，成立「政治監察局」，盛自任總局長。全省書為二十區，其正副局長俱由蘇聯所介來的華籍共產黨及盛親信人員擔任。從事逮捕政治犯以及邊境检查工作，擁無上權威。另由蘇聯農事技術團，訓練新省農事行政、農村訓練、農牧及獸醫人員。將全省書分若干農區，每區設蘇聯指導員，並負責甄選學生留蘇，每年名額至少為五十名。盛氏軍事顧問為蘇聯中將馬林可夫將軍。省政府第一級行政機構，亦均設有蘇聯顧問。

蘇聯一九三九年和德國訂互不侵犯條約後，旋即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與羅馬尼亞的伯薩拉比亞。此時志得意滿的史大林，更不能忘情於東方的釜中贖——新疆，而一九四〇年向盛世才提出所謂錫礦合同，同時利用駐在哈密的紅八團，與

中蘇邊境的飛行活動，在新疆為軍事上的威脅，以迫使盛世才就範。

按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蘇方代表巴庫林與卡爾潑夫和中方由盛世才所簽合同（該合同無專名），其主旨雖在境內錫礦（及其副產物）之探測、考查與開採，但其實質則籠罩全省主權。

依據第二條，有蘇方建造作坊、倉庫、辦公處所、宿舍、醫院、學校、水電、道路，以及一切交通工具、一切運輸工具、一切機器、一切材料、一切人力和一切消費品負稅通行之權。

第三條，有將產品無阻礙運出之權。

第四條，「新錫」活動一切以蘇聯法律為準

第五條、第六條，保證「新錫」有取得土地、採伐森林、獲取燃料以及畜牧、農墾、捕魚與建材之權。並保證將土地內人民由原地遷移，土地租金由「新錫」產品償付。

其餘第七條至第十七條，包括在有效五十年內，以產品百分之五繳納新疆省府，以後為百分之六，產品仍售與蘇政府，另以每年產品百分之二作為「新錫」應繳之租稅。「新錫」在境內辦理銀行業務、各種輔助企業、建立武裝、新省對蘇方因非法事故之賠償、新錫對新疆公民之訓練以及排除對任何外國自然人、法人之轉讓及參加投資等。

連續兩年來行蹤處處，從事各地礦藏探測的蘇聯地質考查團，新疆無人不知，但考查團工作之原因及目的，則無人知曉，而蘇方則係根據上



述之「新錫」密約。迄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盛蘇決裂時，始於四月十一日由普式肯總領事通知盛世才，特派員公署主任秘書王心純參加會見。總領事謂蘇方地質考查團工作完全停止，人員

撤回。盛世才之依賴蘇聯和蘇聯之控制新疆有如上述，其後竟然發生「盛輸誠中央」一百八十度的戲劇性轉變，言人人殊。若干年後經我冷靜思考



盛世才一九三三年四月任新疆邊防督辦，後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新疆省主席，一九四四年九月調任農林部長。

後的分析，當為下列諸端。

我抗戰初期獲蘇聯援助，蘇聯係為藉中國戰場實習，兩年後蘇聯、日本雙方甚至在滿蒙邊界的張高峰、諾門坎直接接觸，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之簽訂日蘇中立條約，莫斯科對東京，都是採高度警惕心態。至此蘇方才獲一喘息機會。蘇聯和德國訂互不侵犯條約，次日世界大戰即發生，史大林原持隔山觀虎鬥心理，未料不踰兩年德軍即回過頭來猛打蘇聯。蘇聯不僅與德軍所聯手劫掠的土地盡失，而且列寧格勒被圍，直逼莫斯科。首都部分後撤至古比雪夫。德軍六月二十二日攻蘇，至七月三十日，蘇方始宣布廢除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由此可見戰爭初期蘇方狼狽情況。

十年以來，蘇聯在新疆顧問、指導員等之跋扈，操縱實權，無不見之生畏。尤其薪水一事，更令人忿恨難平，即某一廳蘇籍人員一人一月的薪水，竟超過全廳之經費。蘇聯派紅軍入新助盛世才平定伊犁行政長張培元時，伊犁牧民的牛羊馬群數百群，悉數驅入蘇境，伊民死者無數。又如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八日新省府飭哈密行政長樂博士交代，竟係由蘇聯軍事顧問前往洽辦。莫斯科對新控制之深，可見一斑。至於上述「新錫」合同，其所開列的項目，已無異新疆自天空至地底，囊括無遺。史大林派密使迫盛世才立刻簽字，且謂「一個字不能修改，亦不能讓旁人知道」。在此種情形下，相信但凡血肉之軀者，在心理上當不會不發生反感。（未完待續）